

年輪無痕的校園角落

文・圖／楊雅惠

年輪沒有放過臺大，臺大前身為日據時代臺北帝國大學，第一屆學生59人，臺灣光復後1945年正式定名國立臺灣大學，只有六個學院。草創期雖稚嫩，擁有豐富的資源，校地、人才、資金，一年一年匯聚活力，隨著時間推移，年輪在臺大增添了不少風采。當年我與同學們穿上畢業服跨步椰林大道後，倏忽數十寒暑，學校從六個學院大增至十一個學院，學生人數達到約3萬3千人。校園內處處翻新，舊的系所易址遷建，新的學院平地矗立，臺大未在時間史頁中留白，不斷成長、擴建，多枝多桠，繽紛滿地。踏出校門的校友們，每逢3月杜鵑花節的五十重聚，6月畢業時節的三十重聚，11月校慶同歡的四十重聚，大家總是目不暇給地看看新穎的景觀，多元的建樹。

然而，在日新又新的臺大，仍有著一些角落，一些地點，保持她一如往日的容顏，從我們畢業之後，不移不變。感謝臺大致力保留這些角落，讓我們這些離校多



永恆的椰林大道。



優雅的傅園。

年的校友們，追新納變之餘，仍可在這些老地方，探索當日艷陽下踩踏的腳印，尋找昔日汲取臺大養分的教室，回溯雨中年輕賦詩的歲月。

傅鐘，所有臺大人都曾在此瞻仰的標幟，至今一樣屹立，朝朝暮暮守著椰林大道，也歲歲年年撐挺著臺大人的精神象徵。當年傅斯年校長致力打造臺大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追求真理的學府，學生的理想、抱負、懷抱，在這兒拍胸立誓。今日傅鐘每次響二十一響，呼應傅校長名言：每天工作二十一小時，其餘三小時用來沈思。

來到傅園，這個適合沈思的地方，走進彎彎又平順的小道，在高聳林木庇蔭下，依然清涼涼，優優雅雅。地上有些落葉，稀稀落落，沒有多少現代人工刻意雕塑的味道，這落葉引人進入時光隧道。猶記大一新生課餘午後，每週來到傅園小池旁，抱著新買的小小吉他，生澀地練著簡單和弦節奏。接下來的四年，都是在響遍臺灣的民歌環境中，跟著吟唱。今日的午後，這兒仍如昔日一樣地幽靜，任憑學子在此沈思，編織年輕夢想，或歌或攝或閱書，也成為日後華髮校友返校撿拾回憶的連結點。

校門與椰林大道是不容更動的，空中俯瞰，可見綿綿長長的大道似條主動脈，從校門一直延伸，串穿多所系館，登錄無數的臺大人故事，故事或遠或近，或笑或淚，有時人眾，有時客稀，偶而聲雜，多是寧靜。相伴兩側的椰林，高高屹立，微風起處輕搖葉羽，不語也不離。每

年6月，畢業學生頭頂方帽，一步步昂揚走過，告別在此滋養的課堂生活，也帶著臺大光耀學歷迎向社會挑戰。多少臺大學子以臺大為榮，一生砥勵；多少高中學生以進入臺大為願，一心嚮往。這椰林大道，迎學生入門，也送學生離校。

醉月湖，說它變了，也說它不變。變的是它換了細膩的路道，精緻的綠景，友善的導引。不變的，是湖上的輕波，舒暢的視野，以及優雅的氣息。在這兒聽說過多個校園故事，浪漫的、驚悚的、糊模的、寫實的。不知這些傳說是否仍然口耳相傳地，在校園、宿舍、系所、社團間流轉。那湖面的水蓮，披著青裙在一大區水波上漂動，已經更迭了多少世代，傳承之際，是否也在纖長紋路間，記錄了這些美麗的故事？

新生大樓為每一位新生預備了教室桌椅，讓來自呆板高中生活的新鮮人，在此吸取知識養分，展開自在的大學日子。下課後來到福利社，樂滋滋地吃份臺大農場製作的三明治冰淇淋。臺大農場的產品，品質保證，口味保證，就是不保證隨時有貨可供，常供不應求，讓向隅者徒呼負負。

臺大農場的潺潺水流，乃是瑠公圳。瑠公圳是臺北的灌溉水圳系統，為清朝乾隆年間由墾戶郭錫瑠（瑠公）興建，用於灌溉今臺北市東側地區的農田，流經



瑠公圳的烙記。

巧思的社科院圖書館。



之地包括臺大校園區。歷經多年之後，今已幾乎填平或荒廢，包括原位於臺大校園內的支線，只在臺北市區、新北市新店區內仍殘留幾小段水道。2001年臺大校務會議通過「瑠公圳臺大段親水空間復育計畫」，以舊圳道為主，南端為農學院實驗農場，經舟山路、振興草坪、小椰林東緣、思亮館前、轉數學館前，達醉月湖。圳河四周，翠鳥、夜鷺、烏龜在此棲息，落羽松、野薑花、鳶尾自在伸展。我想起校歌，歌詞間提到的自然景觀包括校外的淡水、玉山，至於曾經流過臺大的瑠公圳，未獲校歌採錄。都怪那年輪更迭太冷漠，幾乎填平了歷史的痕跡，幸好學校特地為瑠公圳平反，在校園內畫出它的流線，給它川水穿越的實境，讓花鳥在此自然地露臉伸腰，拉住快要流逝的年輪。

洞洞館，是走入校園的第一個驚奇，原有三棟聯合建築：農業陳列館、人類學系館、哲學系館，由哈佛大學建築所張肇康建築師設計，建築理念用洞洞替代傳統屋頂上的琉璃瓦，橘色代表麥穗，綠色代表稻葉。後來為了興建人文學院之整體規劃，2010年開始拆除洞洞館，只保留了勘定為古蹟的農業陳列館。擁有這古蹟身份，守住了洞洞館，讓初到校園者有驚奇之感。在館中一樓的咖啡香中，包在寬敞的沙發椅中，世界看來如此清澈，綠地四周呼喚。

原位於徐州路的法學院有不同系所，先後回到校總區分別建立管理學院、法學院、社會科學院。昔日我們讀法學院商學系工商管理組，拿到的畢業證書寫著商學士，並非法學士，已為日後分別設院埋下伏筆。現在我於校總區管理學院與社科院上下學期分別兼課，而學生時代載滿同窗回憶的徐州路原法學院，是我們的青春場域，無論上課、考試、課餘、閒聊，一區一區地被我們踏遍。今日該地各系師生清空之後，棟棟建築留守，尚未等到它的新主人進駐，趕不上校總區的快步轉型，似也不急著改頭換面。夜裏只見那大門內的路燈，孤懸月下，無人道說它寂寥，只是吾等騷人細聲呢喃，強作墨客罷了。

圖書館是經常逗留之處，館中圖書靜靜陳列，載滿古今中外多少智慧，讓人搔頭苦思。舊圖書館的空間總不敵年輪的追趕，必須擴充增胖，才能胃納不斷增長的知識。新的總圖擁有一

楊雅惠 專欄

○

個特別的位置，矗立在椰林大道盡頭，與校門遙遙相對。社科院新建的圖書館，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，蓮葉造型的屋頂，清水環境的小池，修長白皙的高柱。無論圖書館位址與外觀如何更動，館內恒久的學問精典，仍然年輪無痕地在此保存。

每個人的校園回憶，角度總有差異。一枝禿筆，無法道盡每人關切的角度，僅能分享執筆人某些心中悸動。當時法學院學生大二需移到徐州路法學院上課，我參加合唱團後，每週回到校總區活動中心練唱，大學四年間沒有疏離羅斯福路的校園。說來，緣分較短的是我轉系至商學系前之大一就讀的心理系。來到搬家後的新心理系館，有些研究室仍掛有昔日師長名牌，勾起當日那大一新生的回憶。我這心理系逃兵，馬齒徒增，偷偷回來瞻仰，不敢敲門報名，只敢借筆紙上抒懷致敬。

我找了一個輕風搖曳的午後，騎上單車，校園重遊。人說一旦會騎單車，終生不忘。是的，微雨中，撐著傘，騎上單車，尋找年輪止步的校園角落。首先，在洞洞館喝杯咖啡，盤算如何規劃單車路線；接著，來到傳園探望小池，回溯昔日在此生澀地練習吉他和弦，深吸四處浪漫的氣息。下一步，滑行椰林大道，圍繞傳鐘四周轉一圈。來不及靜思傳鐘的自由之風，醉月湖輕風已揚袖招手，湖上水蓮微笑等人問候。來到瑠公圳穿越的農場，搶著和水上倒影與水旁的穗花棋盤腳合影。衝到椰林大道盡頭的圖書館，回到再瞧一瞧椰林大道，望向臺灣大學校門。

椰林大道，永遠綿延通暢，不容年輪改變。將此案訴諸校園公投，我相信，一定高票通過！



楊雅惠小檔案

學歷：臺大商學系 1978 年畢業，臺大經濟學碩士、博士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人
現任：考試院考試委員、臺大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
曾任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、中央銀行理事、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臺灣經濟所所長
興趣涉獵：合唱團指揮、金韻獎作詞作曲獎、楊雅惠鋼琴獨奏暨獨唱音樂會、文學